

# 年是母亲“煮”出来的

我一直觉得，年是母亲“煮”出来的。

从腊月初八，母亲把攒了大半年的各种食材放在一起，煮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开始，母亲就开始了“煮”年。

小年过后，母亲把高高挂在房梁上的赤小豆取下来，用簸箕簸去里面的碎枝叶屑，拣出掺杂在赤小豆里的土块和小石子，还有烂豆子，用清水清洗两遍，泡上。等过两天，母亲把泡过的赤小豆放在铁锅里煮，赤小豆之前已经泡了两天，煮的时候非常省火，很容易煮烂。母亲把煮烂的赤小豆捞到盆子里晾一下，再放一点儿糖精，用双手揉成豆泥，包豆包的豆馅就做好了。我对母亲说：“我尝

尝甜不甜。”没等母亲应声，伸手抓了一把塞进了嘴里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就你馋！”

蒸好了豆包，母亲马不停蹄，又用铁锹挖出埋在墙角的萝卜，整整一大筐。清洗去皮，用擦子把萝卜擦成丝，放在大铁锅里煮。这是用来蒸大菜包和包饺子的。母亲每年过年，都会蒸两三篮子大菜包，早晚吃饭的时候，馏一下，馍也有了，菜也有了，非常省劲。

最值得期待的是腊月二十八，母亲煮肉。父亲把买来的猪肉剔骨、分块，清洗干净后，把骨头和肉放在铁锅里一起煮。作料齐全，锅里的水咕嘟咕嘟一煮沸，肉香味便弥漫开来，刺激着味蕾。我趴在灶台边等着

肉赶快煮熟，好捞出一块猪骨头，大快朵颐。

初一五更，母亲第一个起来，煮一家人的饺子。煮饺子的香味没有煮肉的香味浓郁，但在被窝里只要一嗅到饺子的香味，我就能克服寒冷和赖床的习惯，一骨碌爬起来。那时平常很难吃到饺子，偶尔吃顿饺子，也是素馅的，只有过年，才会吃到肉饺子。每年初一五更吃一顿肉饺子，能思思念念一整年。

正月十五煮汤圆，寓意阖家团圆，也代表着年圆圆满满过完了。但那时候根本没有吃过真正的汤圆。正月十五那天，母亲和面，揪成比指头肚大一点儿的面剂子，把面剂子压凹进去，弄成碗状，填一点点

儿红糖，包严实，在案板上沾着面粉，搓得圆溜溜的。母亲自制的汤圆就做好了。母亲把煮好的“汤圆”舀到碗里，看着白白圆圆的“汤圆”，咬一口，甜丝丝的，心里非常满足。

平常，村子里只有早中晚三顿饭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才会升起炊烟，过年的时候不同，这家煮，那家煮，炊烟会时时刻刻升起。袅袅炊烟，弥漫着菜香、肉香、饭香，把年渲染得红红火火，团团圆圆，热热闹闹，香香甜甜。

每年年关将近，我就会嗅到母亲“煮”年的味道，那一缕缕香甜的炊烟，系着我浓浓的乡愁。

尚庆海/文

## 大寒

时光的车轮碾过季节，隆隆驶到农历的岁末，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——“大寒”，不慌不忙，倏忽而至。

大寒，代表着天气寒冷到了极点。大寒有多冷？陆游有诗曰：“大寒雪未消，闭户不能出。”农谚亦云：“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大寒时节正处在“三九四九”，无疑是冬天最冷的时段，正所谓“大寒小寒，冻成一团”。

关于大寒，自古文人墨客多有作品。我喜欢的如明代张嗣纲的《山居大寒雪》：“山居逢月腊，衣薄觉严寒。折竹声催

听，飞禽影断看。僮仆痴环户，牛羊懒出栏。最疑天气极，指日转春官。”还有宋代黄庭坚的《岁寒知松柏》：“松柏天生独，青青贯四时。心藏后凋节，岁有大寒知……”当然不一而足。

而大寒的另一个意义，则意味着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——春节的到来。俗话说：“小寒大寒，家家过年。”这时人们正在置办年货，将家中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新衣新鞋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各家各户开始生豆芽、买豆腐、做糕点、蒸馒头、煮肉、炸丸子。城里

挂起了大红的灯笼和各色彩旗，乡村社火如火如荼。学校放了假，游子回到家，老人提前换好了新票子……所有人就等着吃团年饭，欢欢喜喜过大年了！

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，元旦不算“年”，真正意义上的“年”是春节，大年初一才是新的一年。过完春节，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。因此，大寒一手将冬推到了极致，一手则悄无声息地孕育着春天。你看，山上的腊梅开了，谁说这不是春的消息？你看，路边的迎春花已现出了青芽，这不正是春的希



玉树琼枝 汤青摄于安徽巢湖

望？大寒之寒，正是为了迎接那明媚的春光。

大寒，让我们记住肃冷中的一片冰心，也点亮我们心中希望的灯盏。

刘明礼/文

## 诗歌集萃

### 防控疫情打个漂亮仗

杨凤鸣

疫情反复又无常，  
克戎传播更猖狂！  
感染身心都受害，  
糟钱受罪毁健康。  
各级严控必死守，  
每人防疫定加强。  
全民奋勇战病毒，  
控疫打个漂亮仗！

### 喜迎冬奥

段银贵

建就场馆迎奥赛，  
环球英俊共参来。  
京张冰雪空前备，  
两地绸缪静待开。  
更快精神将展现，  
更高技巧筑英才。  
群雄鏖战神州播，  
勇夺冠军上奖台。

### 新春抒怀

赵占魁

一声虎啸始新元，  
华夏今朝紫气嫣。  
把酒同君辞旧岁，  
家国圆梦勇争先。

### 新春颂歌

李同振

迎春喜眺眉，万象映新辉。  
残雪刚消瘦，寒枝待阔肥。  
近怜梅欲落，遥望燕思归。  
惜送丑牛去，喜欢寅虎回。

## 对过年的新期盼

“年味”渐渐近了，不觉勾起了我的种种遐想。

小时候最盼望过年，因为那时感受的年味最为浓烈。尤其是我的家乡云南会泽县，家家门口都要贴上大红对联，家里铺上一些松针，街上有卖“嘞嘞”（一吹一吸便能发出“嘞嘞”“嘞嘞”声音的玻璃玩具）和风车等玩具的，一种浓浓的节日气氛弥漫整个县城。三十晚上，全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围着饭桌，吃上平时吃不到的大鱼大肉，大饱口福，彻底地解一次馋。过年还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，尽管那是母亲亲手织、染的土布，晚上在黑烟缭绕的油灯下，一针一线缝制的，谈不上什么款式，但因其新，穿在身上足够自豪的了。过年还能得压岁钱。有了属于自己支配的钱，便可以买些诸如“嘞嘞”和风车等玩具，尽兴地玩乐一番。而这一切在平时是难以实现的。

青年时期，结了婚，牛郎织女天各一方。过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团聚之日，过团圆年便成了给牛郎织女们搭就的鹊桥。离开了紧张繁忙的工作，驶入一个安闲宁静的港湾，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，自然是归心似箭。过年还能多发点儿肉票、鸡蛋票，能凭粮票、粮本多买几斤细粮，能凭副食本多买几两粉丝、麻酱和平时买不到的瓜子、花生。借过年的光，能够改善一下生活。然而，年一过完，在妻子和孩子依依不舍的送行目光中踏上南下的火车时，心里不免又是一阵别离的怅惘、失落甚至酸楚。年复一年，年味的感觉

就是这样一种多日企盼——欢乐相聚——分离愁别的三部曲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改变了我的命运。1980年，我又一次来到北京。但这次不再是来探亲，而是调到爱人所在单位——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，结束了长达20年之久的两地分居，享受到了和爱人、孩子朝夕相处、长久团聚的温馨家庭生活。以前的那种牵肠挂肚、魂萦梦绕的相思之苦和过年时无奈的三部曲，自然也就成了历史。

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，人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似乎天天都在过年，平日和过年从生活质量上已分不出高下。

那么，我们对过年就没有什么期盼了吗？当然有。我们的生活虽然达到了天天像过年的初步小康，但我们并不满足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，向更高的目标挺进，不断丰富和提高“天天像过年”的内涵和档次，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实现无比瑰丽的中国梦的进军途中高歌猛进！

施光灿/文



笑口常开

吴迪/作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核心价值观

祖国是家的家园

我爱我的家

王甲非作

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